



五月的海风,裹挟着成湿的气息,一遍遍拍打着礁石。地质学家曾断言,这座小岛“种活一棵树比养大一个娃还难”。然而今天,在这座岛上,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某中队营区一角,翠绿的黄瓜挂满藤蔓,鲜红的番茄在阳光下闪烁着宝石般的光泽。

“除了礁石和少量耐盐碱的野草,几乎看不到一丝绿意。”二级上士王鹏还记得10多年前岛上的模样,“淡水靠补给,

蔬菜靠运输,一阵大风就能让好不容易带上岛的幼苗全军覆没。”

“我就不信那个邪。”王鹏和战友们开始了与大自然的“较量”。他们一袋袋从陆地运来适合种植的泥土,收集雨水、节约每一滴淡水,利用旧木板、废弃弹药箱搭建挡风墙,反复试验适合海岛生长的作物品种。

“训练场边的木麻黄已长到一人多高,形成一道绿色的防风屏障;气候适宜

时,蔬菜瓜果基本实现自给自足,旺季时还能晒制菜干、腌制酱菜,留着调剂冬春餐桌。”几年过去,营区面貌焕然一新。更令人赞叹的是,官兵们发挥创意,用废弃弹药箱、旧轮胎、捡拾的贝壳,打造出一个充满个性的“海岛花园”生态种植基地。丝瓜藤爬上瞭望台下的护栏,南瓜在旧轮胎圈出的“花盆”里结实,废弃的塑料瓶被改造成自动滴灌装置。

二级上士浦东已经在岛上服役8

年。去年,他的妻子首次上岛探亲,看到丈夫在一片绿意盎然的营区里忙碌,妻子红着眼眶说:“他把这里当成了家,我也放心了。”这句话道出了许多守岛官兵家属的共同感受:“那一抹绿色,是家园的象征,是牵挂的安放处。”

“刚开始是为了改善生活,后来发现,种菜成了我们扎根海岛的一种仪式。”浦东说。每一株幼苗的成活、每一次收获的喜悦,都在强化着官兵们“以岛

为家”的归属感。播种、浇水、施肥、收获,这个过程不仅提供了新鲜蔬菜,更成为官兵们在艰苦环境中调节心理、培养耐心的独特方式。

“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种下的不仅是蔬菜,更是青春和信仰。每一棵成活的树、每一季收获的菜,都是我们坚守使命的见证。”黄指导员说。

夕阳西下,训练结束的战士们哼着歌走进菜园,浇水、除草、采摘晚餐的食材。

从“不毛之地”到“海岛花园”,变化的不仅是景观。这片绿色见证了一支部队的创造力与坚韧力,也诉说着一个个官兵平凡的守岛故事。在这片远离大陆的小岛上,他们用双手播种蔬菜,更播种下对祖国深情的守护。

新闻样本

浪涛拍岸,犹如海岛恒久的心跳。初登某岛调研的经历,烙印于心:换乘登陆艇、转乘摆渡车,颠簸了近3小时。

刚下车,海风裹着咸腥扑面而来。环顾四周,一张张青涩的脸上,镌刻着海风雕琢的痕迹。

调研中,最触动我的是官兵们“吃苦不言苦”的韧劲。在以前,岛上给养船常因风浪延误,新鲜蔬菜成了“奢侈品”,官兵们毫无怨言。炊事班长、二级上士潘东琢磨出13种罐头菜的烹饪方法,并将其整理成《海岛烹饪手册》在全岛推广;机电班长、三级警士长陈根一笔一画地记录下全岛海域航标示意图,详细撰写维修手册,各方面要点用不同颜色标注得清清楚楚……

涛声依旧 岁月如歌

高炜罡

最难忘的是的一次深夜随哨兵查哨。“北斗七星又转到那个位置了。”哨兵望向星空向我讲述他们的故事。春节晚会上,官兵们齐唱《战士的第二故乡》;老兵退伍离岛之际,郑重地将卷着边、写满心得的笔记塞到新战友手中……

调研期间,恰逢家属来队。家属上岛之路同样充满艰辛:高铁转汽车,再换乘轮渡,遇上台风天,只能在岸上苦等。可一旦上岛,军嫂们就撸起袖子跟战士一起浇菜施肥。菜园里,四川籍战士种辣椒,广东籍战士育小白菜,甘肃籍战士在礁石缝里种耐盐土豆。记得一位军嫂临走前撒下一把家乡的香菜种子,轻声说:“让它们替我陪着他。”这方小小的绿色天地,成为钢铁堡垒温暖的注脚。

返程日,曙光初染海面,出操的官兵队伍跑过礁石路,铿锵的脚步声与澎湃的涛声合奏。回望这座曾经“种活一棵树比养大一个娃还难”的海岛,如今木麻黄成林,菜园常绿。

涛声依旧,岁月如歌。一代代守岛官兵,将常人眼中的孤独,淬炼成无言的坚守;将日复一日的单调,深耕为战斗力的沃土。他们在惊涛骇浪的磨砺中,在日升月落的守望里,把自己锻造成祖国海疆坚固的磐石。

下图:夕阳下,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某中队官兵正在站岗巡逻。

许少迪摄



亲历者说

第1990期

一方菜园,亦是精神阵地

曾欣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达

东海前哨的热血坚守

岳昶曾欣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达



图①: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某中队党员重温入党誓词。 许少迪摄
图②:官兵组织战术训练。 万林广摄
图③:营区门口画着图案的礁石。 许少迪摄



版图,来到东海前哨。

本以为大海里有比格桑花更壮丽的青春,可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。“海大得让人心慌。”他给阿爸写信说道。

下连后不久,台风夜,狂风砸窗,他蜷缩在床上想起高原上的暴风雪——至少看得见雪峰的方向。但这里让他迷茫——没有想象中的劈波斩浪,只有日复一日的执勤和训练。

改变,发生在一次五公里武装越野。作为高原士兵,他的心肺和耐力优势在低海拔地区爆发出来。冲过终点线时,他听见战友们的欢呼。他第一次觉得,这片海岛上也有属于他的跑道。

但真正让他明白“跑道”通向何处,是后来的事。

对中队不少新兵而言,体能是短板。罗伍泽仁拿了第一之后,班长找到他:“泽仁,你底子好,带带大家。”

于是,跟着他练习的战友越来越多,总有人掉队,罗伍泽仁便折返回去,拽胳膊,推后背,把掉队的战友一步步带到终点。

一天晚上,同年兵刘志平塞给他一罐从老家寄来的牦牛肉酱:“泽仁,谢谢你。我现在巡逻背枪腿不软了,能跟你一起守好这片海了。”

3个月后,中队参加支队群众性比武竞赛,集体五公里武装越野课目,得了第一。

“高原给了我奔跑的底子,海岛给了我奔跑的理由。”这一次,罗伍泽仁站在领奖台上想明白了——他要和战友一起跑赢风浪,守好这片海。

这种觉醒,并非罗伍泽仁独有。海风中,登陆艇随着海浪上下起伏,三级警士长陈根站在舱底检修机械,检修过程一气呵成,海浪似乎没有对他的操作带来任何影响。可谁又能想到,这个与钢铁机器打交道的硬汉,初上岛时竟晕船晕到“想跳海”?那翻江倒海的滋味,曾将他所有关于大海的浪漫想象击得粉碎。

新兵登岛时,陈根吐到虚脱,班长拍着他的肩膀,递上一杯温水:“吐着吐

着,就吐成大海的主人了。”

那是他上岛的第3个月,台风临近,海面已经涌起大浪。支队最偏远的海岛上,一名战友因头部受创昏迷不醒,必须赶在台风封锁航道前,转移到陆地接受治疗。

班长带着陈根出海,陈根负责照料伤员。浪涌拍打着艇身,陈根蹲在船舱一角吐得昏天黑地。他闭着眼喊:“班长,我不行了……”

班长稳稳把着舵,头也没回,吼了一句:“我们要是趴下了,这兄弟就没了!”

那句话像一巴掌扇在陈根脸上。巨浪一波接着一波,咸腥的海水灌进船舱。陈根死死攥住栏杆,强迫自己睁开眼,抬起头。

抵达转送点时,天已经黑了。风大浪急,缆绳绷得像琴弦。班长跳下艇,和陈根一起把昏迷的战友抬上担架。

后来,经过抢救,那名战友终于醒了过来。军医告诉陈根和班长,再晚半小时,病人就危险了。

从那以后,陈根再没喊过一句“不行”。守岛22年,海风把他吹得黝黑粗糙,一双手满是老茧。但22年的坚守,也让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机电骨干。如今,陈根能在八级风浪里稳稳当当修主机,眼不花、手不抖。有战友问他秘诀,他咧嘴一笑:“把胆吐没了,就习惯了。”说完,他还会补充一句:“把责任刻进骨头里,就不怕了。”

安心

“祖国需要你在这,你就在哪生长”

官兵们的付出,很少被外界看见,但每一个守岛官兵,都被这座岛、被身边的战友、被他们守护的这片海,以独

特而深刻的方式“记录”着。

起初,下士苏程浩觉得岛上的礁石是“死”的,直到他用彩石在石头上拼贴出第一艘“红帆船”。几天后,“红帆船”旁边竟悄然“长”出了一只“海鸥”。又过几天,画面上又多了一面五星红旗……

一场无声的对话,在礁石上展开。后来,苏程浩利用休息时间带着新兵们到处捡石头,搬回营区,清洗干净,涂上颜料。他对新兵说:“走,带你们去把岛上的颜色搬回来。”渐渐地,中队门口摆满了画着各种图案的礁石——有军舰、有灯塔、有家乡的山水、有远方的家人。

有人问苏程浩:“你画这些石头,有人看吗?”

“班长看见了,新兵看见了。他们每次路过这些石头,会停下来,会笑,会想起自己也在画里。”苏程浩蹲下身,摸了摸礁石上画的灯塔说道。

一个人在这个岛上待久了,就会开始注意那些同样也在努力活下去的东西。

中士王德贤的“珍宝”,是一本厚重的《海岛生命册》,里面记录着他在岛上发现的47种植物。

“这是抗风桐,被台风吹倒,来年又冒出新芽,被浪打过,过几天又挺立起来……”王德贤指着册子里的一片叶子说,“当兵也是一样,祖国需要你在这,你就在哪生长。”

47种植物,47个故事。如今,这本册子成了新兵了解海岛的“生态地图”,也成了老兵回味岁月的“时光索引”。

“声音,能在最深的孤独中开辟出最温暖的航线。”今年初,新兵岑泽接过中队“海岛之声”广播站的话筒。彼时,广播站已经闲置了两年。

他办了第一个栏目,叫“新兵你好”。

新兵上岛第一件事,就是被拉到广播站录一段自我介绍。

每段录音几十秒,岑泽把它们编成节目,在晚饭时间播出。

带着乡音的普通话,通过电波被全岛听见了。老兵们在餐桌上小声议论:“那个广东的新兵,声音挺憨的”“江苏南京那个,名字好听”……

“今天全岛都认识我了,虽然他们还没见过我的脸。”一个新兵在日记里这样写道。

“今天是我生日,没人知道……”官兵们会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便利贴上,广播站的“浪花心语”栏目会随机播报,有一天,一张匿名纸条上写着一段孤独的话语。岑泽对着话筒说:“这位战友,全岛现在都知道了。生日快乐!”

“谢谢。”第二天,那名战友塞回一张纸条。笔迹和那张生日纸条,一模一样。

岑泽把两张纸条并排贴在广播站的墙上。后来,墙上贴满了纸条……

扎根

“浪打不掉根,风刮不走人”

“我是一座孤岛,哪儿都一样,我本来就是一个人。”上等兵张雨龙是一名孤儿,从小没有家,上岛第一晚,他躺在铺上跟自己说道。

“吃吧,长寿面。”生日那天,班长、二级上士张国后端出一碗面,“面条是用野战食品煮的,上面加了个鸡蛋。”

“我从小到大,没人给我过生日。”张雨龙说。

后来张雨龙不幸患病,被送到岛外医院治疗。躺在病床上,他又变成了一个人。

第二天下午,中队长周文立来了:“全中队战友让我叮嘱你好好接受治疗。”

从中队到医院,漂洋过海,路程近3小时。每隔两三天,中队官兵就会轮流来看望他。

“我以前觉得我是个没根的浮萍。现在我长出了根。这岛上的人,就是我的根。”出院回岛那天,张雨龙泪如雨下。

像这样在岛上找到“根”的,不止张雨龙一个。

当年,新兵彭程万里下连,来到这里。2年后,他考上武警警官学院。毕业分配时,同学劝他选择大城市,他摇摇头,坚定地返回小岛。

后来,我站在你们这个位置,吐得昏天黑地,夜里偷偷哭。是这座岛教会我当兵,是这里的风浪把我从一个总包练成了排长。”一次新兵集训,已是排长的彭程万里站在新兵面前说。

该中队营区围墙外,有一圈樟树。每棵树上都刻着字,有人伍年份、有训练心得、有老兵退伍时的留言。

“这是我的班长种的,他在这守了12年。”彭程万里指着一棵树说,树上刻着:“浪打不掉根,风刮不走人。”

那是彭程万里上岛第2年,台风来袭。班长带着他上营房顶加固天线,风吹得人站不稳,彭程万里脚下一滑,身体往楼边倒。班长瞬间抽出保险绳,一头套住他,一头拴在自己腰上。

“别松!”班长吼道。保险绳的绳结勒进腰,疼得他大叫。又有两名老兵扑过来,3人合力,终于将彭程万里拉了回来。

毕业前一夜,彭程万里独自坐了很久,回想起台风后班长腰上的疤痕……

现在,彭程万里成了岛上最不怕风浪的人之一,台风天,他第一个冲出去固定缆绳。

在岛上4年,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、了解每一阵风的变化。他把岛上每一块礁石都起了名字,带着战士们认方向、记潮汐。

“记住它们,就是记住我们的阵地,记住我们守护的地方。”彭程万里对战士们说。

特稿

在祖国的万里海疆上,散落着一座座岛屿。一代代守岛官兵用青春热血,书写着不为人知的坚守故事,也完成着关于梦想、价值与归属的生命淬炼。

当最初的迷茫被坚定的步伐取代,当个人的价值在与战友并肩作战中被重新定义,当“孤岛”的感受被深厚的战友情谊所温暖,这群年轻的海岛卫士完成了从“外来者”到“守护者”的身份转变。这不仅是一场人与环境的对弈,也是一段将个人理想熔铸于使命担当的成长故事。

守海

“把责任刻进骨头里,就不怕了”

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,骏马奔驰、经幡猎猎,那是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某中队藏族战士、下士罗伍泽仁的家乡。入伍那年,他几乎横跨整个中国

